



父亲过世后，母亲一个人生活。十年来，我们兄妹三个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因为我离得最近，回家多一点，一个星期或者十来天总要回家一次。

母亲82岁了。岁月无情，曾经意气风发、泼辣能干的母亲，现在眼睛看不太清，耳朵有点背，上街也吃力了。最要紧的是记性变差，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很快就忘记了。因为健忘，常常会闹出许多事来：饭菜烧好了，过一会儿又淘米洗菜了；家里缺什么东西，今天上街买了，隔天又买了回来；有的时候找不到东西，甚至会猜疑被别人偷走了……现在这个样子，再让老母亲一个人生活，显然不能让我们放心。

有时候把母亲接过来住几天，周末陪她沿南湖走走，老人家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上班了，没有人陪她说话，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就吵着要回去。在小区周边走走，她也不认识回家的路，母亲说这里的

“曾经看到这么一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想，这句话用来说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是非常恰当的。陪伴母亲，身在，心在，只觉平安喜乐，只觉万事俱足。”

陪 伴

季 平

楼房样子差不多，而且小区和楼房的门禁、电子锁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都是个难题。

曾经想送她到养老院生活，带她到南山颐养院考察过，条件挺好，但母亲嫌没有家里自由，没有熟悉的人说话。她还说，自己是有子女的人，去住养老院会被人笑话的。其实，她是怕有人说我们兄妹三个不孝顺。

人老了，有子女陪着，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自由自在，这是母亲所向往的。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然而，我们兄妹三个却都不在母亲身边。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陪伴。好在我住得离老家不远，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早出晚归并不难。

以前回家，总会看到冰箱里、碗橱里有一些霉变的食物，或者糕点牛奶过期了，把这些东西扔掉，母亲很心痛甚至会捡回来，这曾经让我们很郁闷。但是，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她们这一辈人从艰苦的

年代中走过来，有什么东西都不舍得吃，养成了要藏起来慢慢吃的习惯。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东西一放下也就忘记了。我回家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今年开始，回老家与老母亲一起吃住。下班顺路买点菜，或者与老娘一起上个街，帮老娘烧菜煮饭，帮老娘晒床换被，与老娘说说笑笑，听她反反复复讲她年轻时的故事和听来的闲闻趣事，分享她的快乐，感觉这样的生活也很有趣。儿时的生活情景，有时会浮现在眼前，忽然感觉到我跟母亲现在是对调了角色。小时候，母亲不就是这样带大我们吗？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只回家探亲一次，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带大了我们，现在她年纪大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像她带大我们一样服侍她吗？能够给老娘带来一些快乐，不正是我们子女应该做的吗？

渐渐地，无论多忙，陪伴母亲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成了我的当务之急。曾经看到这么一句

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想，这句话用来说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是非常恰当的。陪伴母亲，身在，心在，只觉平安喜乐，只觉万事俱足。

现在，我还不能做到天天回老家，有时候不能回去，心里就有了些许记挂，但这份牵挂也许比不得母亲的百分之一。有时候要外出几天，老娘总是不停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这个家我回来了才热闹。每次外出回来，我往往稍微收拾一下就住老家赶，因为我晓得，母亲会像小孩一样，期待着我回家。

母亲对我的依赖，其实十多年前就有了。在父亲病重住院的日子里，母亲说过只要我到了他们就放心了。这句话，是老娘对我的一份信任，作为兄妹中的老大，也让我深知自己有着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有我在，老娘就会吃上热饭热菜；有我在，老娘就少了一份寂寞多了一份安全感。



谷 雨

吴 建

清明刚过，谷雨将至。清明和谷雨好像是相依相偎紧紧牵手的兄弟。二十四节气里，比起芒种、霜降这些仿佛田间农人脱口而出的节气，清明与谷雨多了点优雅的诗意，想必是古代的文人骚客郊野踏青时有意吟咏出来的吧。

农历二十四个节气，论雅致，数清明和谷雨。乍读这两个字，口里心里，浸润的都是新绿的芬芳和春雨的温润。清明要明，谷雨要淋，时令到了谷雨时节，靠靠春雨，迷迷蒙蒙，如丝如缕，悄无声息。落在土里，酥软了田畦，落在溪里，晶亮了水面，落在身上，净化了心灵。窗外檐前，烟雨朦胧，燕子低飞，好一派迷人的春雨画！“人间四月芳菲尽”，但大地上的颜色并不单调，原野上，浓浓的绿色涌现出来，到处是一片蓬勃的景象。水边的垂柳，婀娜多姿，杨柳已到了可以点水的程度。

按古代流传下来的说法，谷雨本就是“雨生百谷”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日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下而上也。”谷在此时播种，雨水应时而下。所有的农作物，他们都要趁着这润泽的雨水，准备开始新一年生命的轮回。田野完全活过来了，大部分地已经被犁铧翻过，田里的水光，亮得可以用来点灯。牛褪了长毛，身子光滑了不少。这样的节气里，在乡村，白天宜打磨农具，察看田地，整理田坎，谷雨是大忙前的休息，是启程前的休整，因为时光越过谷雨，就会被鞭打的快马——如同人生，经过了爱情，就要快速进入婚姻与生育的现实轨迹。所以，总是感觉春天来得太慢，却走得太快，而谷雨总是匆忙，匆忙到挽留不住。待听到血脉里滚烫起来的血液的催促，就已经到了立夏，天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时令到了谷雨时节，靠靠春雨，迷迷蒙蒙，如丝如缕，悄无声息。落在土里，酥软了田畦，落在溪里，晶亮了水面，落在身上，净化了心灵。窗外檐前，烟雨朦胧，燕子低飞，好一派迷人的春雨画！”

气陡然热了起来，蝉鸣声依稀可闻。

杨花落尽子规啼，大自然不动声色自开自落。谷雨时节，柳絮飞落，杜鹃夜啼，春光渐老，如同美人迟暮，残花乱红，自然景物告示人们时至暮春了。然而，较之冬日的寒山瘦、叶落草枯的萧条肃杀景象，这时候原野上芳草萋萋，庄稼葳蕤，河川水满，草木丰美，山峦含黛，牡丹吐蕊，樱桃红熟，到处呈现出旺盛的生机。

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任降于桑。”是说谷雨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谷雨时节正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因此，牡丹花也被称为“谷雨花”。“谷雨三朝看牡丹”，赏牡丹成为人们闲暇重要的娱乐活动。对于爱看花的人，“谷雨过三天，园中看牡丹”，该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又叫二春茶。春梢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滋味鲜活，香气怡人。谷雨茶除了嫩芽外，还有一芽一嫩叶的或一芽两嫩叶的，一芽一嫩叶的茶叶泡在水里像展开旌旗的古代的枪，被称为旗枪，一芽两嫩叶则像一个雀类的舌头，被称为雀舌，与清明茶同为一一年之中的佳品。

谷雨前后正是香椿上市的季节，这时的香椿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故有“雨前香椿嫩如丝”之说。记得小时候我的母亲喜欢采摘鲜嫩的椿芽，用切成段的嫩芽、摊成薄皮的鸡蛋相拌，或将整棵椿芽与鸡蛋、面粉搅匀炸成“香椿鱼”，食之香酥、鲜美，别具风味。“椿”与“春”同音，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人们舍不得别离这明媚的春光，所以吃香椿鱼儿，细嚼慢品，留驻春天。

“从童年到现在，一有得闲的时候我总喜欢在茶余饭后与竹林相伴，漫步其间。或握一卷书在手，边走边看，或就傻傻地竖起耳朵，听那风过竹林传来的沙沙细语。”

竹 缘

苏桂花

老家有一片竹林，长得翠绿丰满，远远望去像一片小森林。平时不常回家，有时会忘了它的存在。但每到鲜嫩春笋上市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它。

老家的本竹笋不比他乡的毛竹笋，毛竹笋苍白坚硬得像块木板，切不动也煮不烂，需要浸泡很久。而老家的本竹笋是柔嫩的，白中带绿，异常鲜美。摆放在案板上，母亲不用看就能用刀轻轻地切出一连串的“沙沙”声。想起老家的竹笋，我首先想起的是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用“嘴尖皮厚腹中空”来形容老家的竹笋，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那片竹林是爷爷留下来的。爷爷在河沿的空地上栽了几株竹，竹根被爷爷覆盖上了肥沃的淤泥，那像鞭子似的竹根在松软的泥土里拱呀拱，而后钻出来透口气就成了一棵竹笋，长成一株新竹。尤其是在春天，雨后春笋是多而鲜嫩的。没几年，那片竹林长得有半亩地之多，由于河岸边不占多少地，它不妨碍谁，也没人想毁了它。更何况，在那物质贫乏的岁月里，那片竹林成了爷爷生命与生活的一部分。

农家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他们没有苏东坡的那份雅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没有郑板桥对于竹的那份诗情画意。农家人实在，那时的农具钉耙、锄头、铁叉的手柄都是竹子的。左邻右舍谁家要取个柄，爷爷心里有些不舍，却总是拿出砍刀，挑最好的竹子砍给人家。那时家用的篮子、筐子、淘箩、簸箕也是竹子做的，甚至那时农家盖房子用的椽子都是竹子的。由于用途广

泛，竹子也就有了一个占地生长的理由。

从童年到现在，一有得闲的时候我总喜欢在茶余饭后与竹林相伴，漫步其间。或握一卷书在手，边走边看，或就傻傻地竖起耳朵，听那风过竹林传来的沙沙细语。傍晚的时候，竹林成了鸟儿们欢快的家，我虽然听不懂鸟语，但能感受到那份快乐。

由于竹子长得过于稠密，影响其生长，于是母亲时常让我去挖竹笋。剥去外衣，嫩笋有些白得像和田玉，有些泛绿的像翡翠。放在水里洗一下，不禁想起“温泉水滑洗凝脂”那句诗来。放置于案板上，勤快的母亲将嫩笋切得薄薄的，春笋炒肉片、春笋炒鸡蛋、春笋炒香菇、春笋炒文蛤……那美味从童年一直香到如今。春夏之际，如久不回家，母亲便念叨：再不回来春笋可就老啦。

爷爷已经去世多年，那片竹林却越长越大，仿佛是爷爷抹不去的影子。如今农业早已是机械化了，竹子用不上了，家人劝我还是把那片竹林砍了吧，腾出地来让人承包，效益好。我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喜欢竹子，不可居无竹。节假日女儿要回来，我问她想吃啥，她说想吃“嘴尖皮厚腹中空”，我笑了，看来竹子的情缘正在传承啊。



鸟语花香

李勇 摄



“偶尔我坐在爷爷身旁听一阵，只记得书场正前方有一张围着布帋的小桌，‘唱书’人端坐在桌前，手持一把纸扇当道具，桌上摆有一块‘惊堂木’，时不时拿出来拍一下。”

难忘当年听“唱书”

杨汉祥



近日回乡下老家小住，与几位儿时伙伴聊着过去的一些人和事，大家想起当年常去书场听“唱书”的往事，尤其对书场上热闹欢乐的氛围、听众如痴如醉的情景记忆犹新。大伙儿感叹道：“如今各地书场没有了，‘唱书’艺人也不见了，要想听‘唱书’，只能从收音机里过过瘾。”

所谓“唱书”实际上就是“评书”，有的地方称“说书”，而在我们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称之为“唱书”。现在除一些广播电台还保留这一节目外，地方上极少有这种娱乐活动了。然而三四十年前，这是民间一项热门的文化娱乐活动，各地城乡都设有一些书场。当时我老家的镇上就有三家书场，只是条件简陋，大堂一角摆上一张小桌当“唱台”，下边摆些桌椅板凳就行。有的书场干脆设在茶馆里，人们进去边喝茶边听书，门票费就打在茶钱里。逢到晚间“唱书”就借用附近学校教室，因为学生放了学，教室就是上好的书场。

由于那时候喜欢听“唱书”的人多，所以从事“唱书”的艺人也多，他们大多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点文化、记性好、能说会道、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加上会一些小口技、小演技，就能从事这项技艺。他们平时把从书上看到或从别处听到的一些经典或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熟记在心，开“唱”时在故事情节上“添油加醋”，在表述时加一些特殊语气、表情、动作与声响，这样“书”自然会“唱”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唱书”虽说靠的是嘴上功夫，其实在那时也算是一个清苦行当，“唱书”人要备一身像样的行头，平时吃住在外、四处为家，还要忙着赶场子，有时一天好几场，门票价格却很低廉，所以他们的收入只够勉强养家糊口。

我接触“唱书”是在孩提时代，是爷爷带我去的，至于台上唱什么我听不懂，只知道书场上很热闹，大人们在里边听，我就和其他小孩在场外疯玩。那时书场边上有

不少卖零食的小摊小贩，爷爷在那儿常给我买些糖果、瓜子之类，所以我也乐意跟着去。偶尔我坐在爷爷身旁听一阵，只记得书场正前方有一张围着布帋的小桌，“唱书”人端坐在桌前，手持一把纸扇当道具，桌上摆有一块“惊堂木”，时不时拿出来拍一下。在“唱”的过程中，还经常配上通过口技发出的风声、雨声、雷声、枪炮声等声响，且十分逼真。“唱书人”拍“惊堂木”时发出的脆响，往往把一些抱在大人怀里的小孩吓哭，“唱书人”嘴里发出老虎、野狼等凶兽的嚎叫声，总会把场上的小孩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

到我上学后会欣赏“唱书”艺术后，也会抽空与同伴们去听。记得那时“唱书”的内容很杂，但都健康向上。“唱”的无非都是《杨家将》、《武松》、《三打白骨精》之类，另外一些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精彩战斗故事，也有一些地方上流传的奇闻趣事、名人轶事之类。在开“唱”前一般先发《告示》，告知所